

蛤蟆的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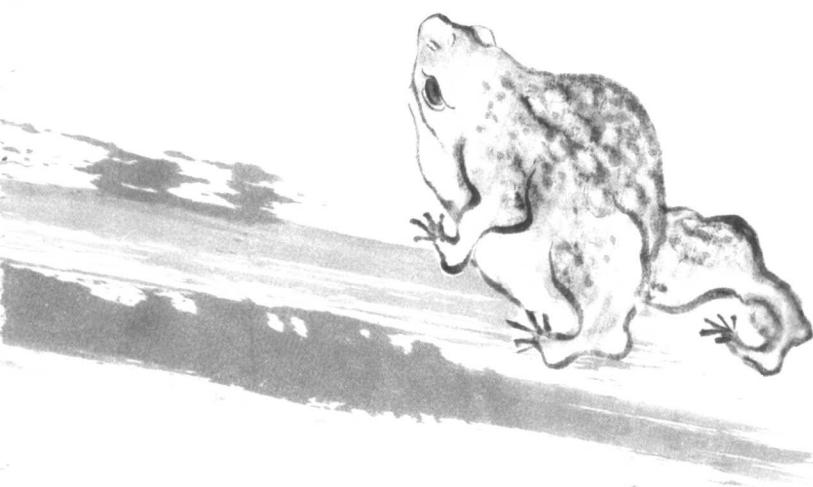
〔日〕黑澤明 著
Akira Kurosawa



蛤蟆的油

[日]黑泽明 著
Akira Kurosawa

李正伦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蛤蟆的油 / [日] 黑泽明著；李正伦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1

ISBN 7-5442-3327-8

I.蛤… II.①黑… ②李…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60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5-033

GAMA NO ABURA

by Akira Kurosawa

© 1990 by Akira Kurosaw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90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HAMA DE YOU

蛤蟆的油

作 者 [日] 黑泽明

译 者 李正伦

特邀编辑 李丹 刘玮

责任编辑 翟明伟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327-8

定 价 25.00 元

日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深山里，有一种特别的蛤蟆，它和同类相比不仅外表更丑，而且还多长了几条腿。人们抓到它后，将其放在镜前或玻璃箱内，蛤蟆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真面目，不禁吓出一身油。这种油，也是民间用来治疗烧伤烫伤的珍贵药材。晚年回首往事，黑泽明自喻是只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吓出一身油……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我的东西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于是，我就动笔了。

——黑泽明

目 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 001

第一章 酥糖与剑道

荡漾在洗澡盆	007
“活动写真”	010
地狱	013
“酥糖”遇到天使	016
江户川上	023
灿烂花开向阳处	025
旋风	028
剑道	032
毒刺与诋毁	037
枫桥夜泊	039
紫式部与清少纳言	041

第二章 大正的声音

明治的影子	049
大正的声音	051
神乐坂	053
武者	057
遗痛一刻	060
巅峰只欠一跳	063
长长的红砖墙	066

生死之间	068
黑	071
可怕的远足	074

第三章 在迷路

师之大者	079
反抗	082
遥远的乡村	086
山野武士	090
乡间九十	095
苗	097
迷路	099
和战争无关	102
懦弱与渺小	104
旧日小街	108
死	113
底片与正片	117

第四章 危险的拐角

危险的拐角	121
山顶	124
P·C·L	128
山崩	131
高山仰止	139
病与酒	148
好人无寿	153
苦战	158
我将登山	164

第五章 预备——拍！

预备——拍！	169
武魂	172
苦尽甘来	179
冷镜头	184
人生何处无归处	187
跨过太平洋	190
只有一个日本	196

第六章 到《罗生门》为止

苏醒	203
情不自禁地鼓掌	207
人非强者	214
人非弱者	219
空落的哀愁	224
心无边，命运无边	229
鲑鱼的牢骚	233
生命总有余味	235
善	241
罗生门	246

写在前面

日子过得真快，到这月的二十三日^①，我就六十八岁了。

回顾过去的年月，理所当然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前许多人跟我说，你是不是该写写自传？然而我却始终没有郑重其事地写这种东西的心情。因为，总体说来，我并不觉得自己个人的事多么有趣，值得把它写出来。

再者，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从我身上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不过，这回是有人提出要求，希望我写写自己。实在是盛情难却，便答应下来了。这件事似乎也和我读了让·雷诺阿^②的自传，受了影响有关。

让·雷诺阿，我曾经见过。他请我吃过晚饭，和我谈了许多问题，但当时的印象中，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写自传的意思。然而他终于写了，这给了我启发。

让·雷诺阿在他的自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① 即 1978 年 3 月 23 日。

② 让·雷诺阿 (Jean Renoir, 1894—1979)，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次子，法国电影诗意图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乡村一日》(1936 年)、《大幻灭》(1937 年) 和《游戏规则》(1939 年) 等，影响深远。

不少人劝我写自传……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个艺术家仅仅借助摄影机和麦克风表现他自己了，他们希望知道这个艺术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还说：

我们这么引以为豪的个性，实际上是由种种复杂的因素形成的。比如上幼儿园的时候在那里遇到的小朋友，第一次读的小说的主人公，有时甚至从表兄乌瑾饲养的那条猎犬那里得到了启发。我们并不是光凭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充实……我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找出了许许多多曾经使我得以有今日的力量，以及与这种力量有关的人和发生的事。

（三铃书房《让·雷诺阿自传》）

这篇文章，加上同他见面时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我也想像他那样老去——激起了我写自传的愿望。

还有一位也是我曾敬仰的人，那就是约翰·福特^①。

^① 约翰·福特（John Ford，1895—1973），好莱坞最负盛名的西部片导演。凭影片《告密者》（1935）、《怒火之花》（1940）、《青山翠谷》（1941）、《沉默的人》（1952）曾四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金像奖。

我常常为他没有一部自传而感到遗憾，这种心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使我动了写自传的念头。

当然，我和这两位老前辈比起来还是个雏儿。但是，既然有不少人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写写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该尽的义务了。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起我的东西来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于是，我就动笔了。为了写这本书，我找来很多老朋友，与他们促膝长谈，以唤起往昔的记忆。这些人有：

植草圭之助，小说家、剧作家，小学时代的朋友。

本多猪四郎，电影导演，我任副导演时期的朋友。

村木与四肥郎，美工导演，我的摄制组里的人。

矢口文雄，录音技师，和我一同进P·C·L电影制片厂的同事。该公司后来发展为东宝公司。

佐藤胜，音乐导演，逝世的早坂文雄的弟子，摄制组的人。

藤田进，演员，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的主角。

加山雄三，演员，是我严格训练出来的演员中的代表人物。

川喜多可诗子，东宝东和电影公司副社长，我在国外时承她多方面关照。我在国外的情况她了如指掌。

奥迪·勃克，美国人，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关于我在电影方

面的情况，他比我自己还清楚。

桥本忍，制片人、电影剧本作家，《罗生门》、《七武士》、《生存》等剧本的合作执笔者。

井手雅人，电影剧本作家。最近以来，我的电影剧本主要是由他同我合作完成的。此外，也是我的象棋、高尔夫球的对手。

松江阳一，制片人，东京大学毕业，意大利电影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行动非常神秘，而且千奇百怪。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总是和这位弗兰肯斯坦^①式的男人在一起。

野上照代，是我的左膀右臂，摄制组的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也是自始至终不辞辛劳给予我关怀的人。

借本书的出版，谨对上述诸位为此书所付的辛劳聊表谢意。

黑泽明

① 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同名名著中的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创造的怪物。这个怪物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力，反而报复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以及“脱离控制的创造物”等。

第一章 酥糖与剑道



荡漾在洗澡盆

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里。

屋里的光线昏暗，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摇撼。

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洗澡水噼啪山响。

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吧。

我拼命地摇这脸盆。

结果，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棚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不过因为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谁说。

我想，大概是过了二十岁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因为给祖父做法事而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那间有地板的昏暗屋子，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洗澡桶，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所以只好先把脱光衣服的我放进倒好热水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候，突然听到我哇的一声，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

母亲说，头顶上非常亮的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身高一米八〇，体重六十公斤。忽然问起这

事，她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注视我良久。

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是我最初和最早的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那业已去世的大姐曾经说：“你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她说，我生下来时没有哭，不声不响地，两只手攥得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

首先，如果我真是生下来就把手攥得那么紧，现在我已成了大财主，坐着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说点题外话，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大姐，听说她去世前不久看电视时看到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①，她以为那是我，便说：“阿明真是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来，我应该感谢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他替我唱歌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

可是一岁以后，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焦点模糊的几段很短的影片一样，很不清晰了。而且，都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一些事。

其一是，我曾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挥着一根大木棍打球：有人跑着去接飞得老高的球，有人跌跌撞撞地在追球，有人在抢球，抢到手后又扔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体育学校任职，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棒球场铁丝网后面。这就是说，我从小就看到过打棒球。应该说，我喜欢打棒球有很深的渊源。

另一件记得很清楚的幼儿时代的事，是离我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那也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

^① Los Prims 乐队是活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日本乐队。它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叫黑泽明。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大森的海岸附近，远远能看到那着火的地方，大概是羽田一带。不过，看到那远处的大火，我吓哭了。

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夜空被烤得通红的颜色，心里就会发颤。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奶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〇、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一丝也没有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